



我沒入沉沉的黑暗裏，只願——

夢憶前世情

洛書寒

by Pauline



精美大衆小說

GS045

夢憶前世情

洛書寒◎著



希代書版集團

精美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

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夢憶前世情／洛書寒著．——第1版．
——臺北市：精美，1995〔民84〕
面；公分．——（精美大眾小說；GS045）
ISBN 957-716-206-1（平裝）

857.7

83012270

夢憶前世情

作者：洛書寒
發行人：朱凱蕾
校對：姚秀芸 沈彥伶 林淑真
出版者：精美出版股份有限公司／出版／發行
社址：台北市民生東路3段113巷25弄35號
聯絡地址：台北市內湖區新明路174巷15號10F
電話：7911197·7918621
電傳：出版部／編輯部 7955824 營業部／發行部 7955825
郵撥：0017944-1

排版：陽明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
電話／(02)5363181 傳真／(02)5367810

1995年1月第1版第1刷

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2152號

本公司法律顧問：梁開天律師、蕭雄淋律師、李永然律師
（本書遇有缺頁、破損倒裝請寄回更換）

有著作權·翻印必究

ISBN 957-716-206-1

本書禁止出租，否則進行法律訴訟

※本著作物經著作人授權發行，包含繁體字、簡體字。凡
本著作物任何圖片、文字及其他內容，均不得擅自重製、
仿製或以其他方法加以侵害，否則一經查獲，必定追究到底，絕不寬貸。

Printed in Taiwan

是誰？

究竟是誰在呼喚我？

撥開層層迷霧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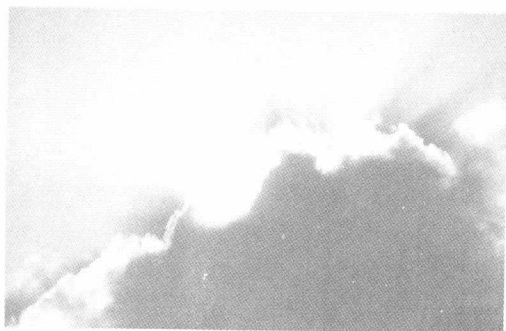
尋著音源向前狂奔。

是你，

就是你帶我走進那

一次又一次的

宿世輪迴……



宿世戀情

——《夢憶前世情》之出版緣起

你相信輪迴、相信宿命嗎？想必認同這說法的人應該不在少數，否則怎會常聽人說：「一定是上輩子欠他的，所以今生要來還債。」尤其是在戀人或夫妻之間，類似這些的話，更是多的不絕於耳。

基於這種論調，所以，在愛情故事的描寫裏，便逃脫不了宿世輪迴的架構。就連曹雪芹的《紅樓夢》中就曾描述到林黛玉與賈寶玉間的前世情緣。話說黛玉前世是一棵絳珠仙草，而寶玉則是女媧補天後所遺留的一塊石頭，在他遨遊天地間時，巧遇快枯萎的絳珠仙草，便善心大動，以雨露灌溉她，絳珠仙草爲了報答其雨露之恩，便投胎轉世，欲以眼淚償還他，而發展出一段纏綿悱惻的愛情故事。

當你走在路上，是否曾對擦身而過的人，感受到一種莫名的熟悉感呢？抑或是當你走在陌生的街道上，卻發現眼前的一切竟是如此的似曾相識呢？其實別緊張，也許這些，都是前

世的記憶，而今生未曾遺忘的結果吧！所以，珍惜身邊的一切人事物，爲你的來世，留下一段美好的宿世情緣吧！

夢憶前世情。

夢憶前世情。



第一章

眼睛。

有一雙眼睛正深情款款的望著她——凌菱。

她知道，她一向都知道。只是她卻不明白，這雙眼睛的主人到底是何方神聖？

凌菱並不討厭這雙眼睛的凝視，她能夠自這雙眼睛中讀出如火般的熱愛，似水樣的柔情，如果真能這樣凝視到永遠，倒也不失為一件浪漫的事。

凌菱在黑暗中不停地尋找，她希望能一睹這雙深情眼眸主人的廬山真面目。

驀然，一陣腳步聲響起，漸漸接近，似乎不像是人的腳步聲，凌菱戒備地睜大雙眼，望向無邊的黑暗，漸漸地、漸漸地接近，一隻巨大的狐狸自黑暗中走出來。

眼神。

凌菱一眨也不眨的盯著狐狸的眼睛。

熟悉的感覺浮上心頭，凌菱心中一驚，難道那雙深情的眸子是屬於一隻巨大的狐狸？！是的，凌菱的直覺告訴她，沒錯，是牠。

只是深情的雙眸中更多出了一股幽怨。熱愛與柔情依舊，只是增添哀愁。彷彿在訴說著一段夭折的愛情故事；又彷彿在輕輕苛責著凌菱的絕情。

不是我，不是我，不是我……

凌菱退了一步又一步，而那隻巨大的狐狸則逼進一步又一步。

突然，狐狸張口道：「我不甘心，妳為何欺騙我？我不甘心啊！」

剎那間，巨狐消失了，只留下一張剛剝下、血淋淋的狐狸皮毛，「不——」凌菱大叫。睜開雙眼，她才發現原來只是一場夢，她仍然睡在自己房間內的床上。

「菱兒，妳怎麼了？」

凌父和凌母身著睡衣開門進來，滿臉疑惑和擔憂。

凌菱抽了張面紙拭去滿臉的冷汗，喘了口氣道：「沒事，我只是作了個夢。」

凌母走近床邊，伸手摟住凌菱道：「作了個什麼夢？來！告訴媽。」

凌菱緊緊的摟住母親，然後鬆開手，望著天花板慢慢的回想夢中的情況。

「我夢見那對熟悉的雙眸……」聲音悠悠的傳出，彷彿不是凌菱的聲音，但，他們都知道，那是凌菱，他們的寶貝女兒。

其實凌菱不用回想，那個夢的前半段，她已作過無數次，所不同的是，她這次看見了那

雙眼睛的主人——一隻狐狸。

「可是，妳不是已經夢到過很多次了嗎？」凌父見她許久不開口，便提出詢問。

「是啊，但是這一次我看見那雙眼睛的主人。」

「什麼樣的一個人？」

「一隻狐狸。」

「一隻狐狸?!」凌母不信地重複一次，並提高聲調。

「嗯。」

「接下來呢？」

「我就尖叫著醒過來了。」凌菱聳聳肩，她隱瞞了一些情景，她不知道該怎麼說，也不願令父母擔心，所以只好省略不說。

凌母心疼的看著他們唯一的女兒，要到何時她才能脫離夢魘的陰影，成爲一個普通的女孩？

凌菱轉頭看了看床頭的鬧鐘。凌晨三點。

「爸，媽，你們回房睡覺吧！我沒事了，抱歉又把你們吵醒了。」

「傻孩子，盡說一些傻話，好好地睡一覺吧！有事就叫一聲，懂嗎？」

「嗯！」

凌父和凌母退出凌菱的房間，反手輕輕地關上門。

凌母和凌父同為大學教授。凌父主講歷史，而凌母主講中國文學。他們都受過高等教育，如今，卻不得不四處去求神拜佛。

凌母靠在丈夫的肩上輕輕啜泣著。

「別哭了，雪涓，天無絕人之路，也許將來會好轉的。」凌成華拍拍妻子梁雪涓的肩膀安慰道。

「是嗎？」

他們除了聽天由命外，已經別無他法了。

躺在床上的凌菱，一點睡意也沒有，晶瑩剔透的淚珠自她頰上滾落。她不明白自己為什麼而哭？只是自心底緩緩升起一股好深好深的悲哀，慢慢地籠罩她整個人。

血淋淋的狐狸皮毛。她的心就像碎了一般地顫抖著、疼著。為什麼我一點也想不起來，這一切的一切到底意味著什麼？凌菱在心中吶喊著。

淚，不停地流著，即使在睡夢中亦然。

凌菱在朦朧中睡去，也許今晚不會再夢見任何事物了吧?!也許謎底就在明天揭曉，也許永遠是個謎。



揭開謎底並不是件容易的事，凌菱也已盡了最大的力量，但是，夢依然是夢，就像一幕

幕的連續劇一般，稍有進展卻又不停地重複播映。

凌菱從十七歲起，便不停地夢見那一雙深情的眼睛，老實說吧！她有種感覺，她彷彿早已認識這雙眼睛的主人許多年了。

有多少年了？一千多年了吧！

凌菱在心中笑著，太玄奇了，她從出生至今，也只不過才短短的二十一年，哪能認識那雙眼睛的主人——狐狸，而且長達一千多年？！

被那雙眼睛凝視著，凌菱有種甜蜜的感覺溢滿胸懷，但是，在甜蜜之中卻隱隱夾帶著一絲絲痛楚。

是心痛吧！彷彿是一齣悲劇上映之後的一片哀淒。

一片血紅。

凌菱愣住了，腦海中浮現的一片血紅是什麼意思？

她不明白，關於那個夢，她一直都不懂。但是，她卻牢牢記住狐狸開口所說的第一句話：「我不甘心，妳為何欺騙我？我不甘心啊！」

指責般的話語，卻是肝腸寸斷的語調說出，話聲中心痛的成分大於指責。

凌菱搖搖頭，豆大的淚珠又再次盈眶墜落。

我没有，我没有……她在心中說了成千上萬次，但是，牠——狐狸聽得見嗎？突然，有人拍拍凌菱的肩膀，開心地道：「小菱，妳怎麼了？」

凌菱回過神來，教授不知在何時離去，剛才上的那一堂課，她什麼也沒聽進去，她只一心一意的想著那隻巨狐的事。

凌菱拿出手帕拭去臉上縱橫的淚痕，卻止不住心痛的感覺。

眼淚不聽使喚地成串落下，就像梅雨季節所下的雨，斷斷續續卻沒有絲毫停止的意思。

「別哭啊！小菱。」好友纖雲急得有些手足無措。

凌菱臉上的淚珠仍然一顆一顆的滾落，不爲什麼，就只爲——莫名的夢境，莫名的心痛，莫名的流淚。

「妳是不是又夢見那一雙眼睛了？」纖雲知道凌菱的遭遇。

凌菱沒有否認，將一切告訴了纖雲。

纖雲來回不停地踱步，腦筋卻集中精神在思考著解決之道，畢竟她和小菱是好朋友，凌菱的事就是她的事。她一向待友如己，一旦只要與她真心相交，那麼就等於是永遠不變的朋友。

「這一切已經困擾妳四年多了，恐怕是有某種意義存在著，不能以尋常夢境看待，但似乎也無法以科學角度來解釋，既然如此，我們只好以所謂的超能力來解決了。」

凌菱仔細地聽著纖雲的建議。

纖雲看了凌菱一眼。「我們可以託朋友去打聽所謂擁有預知能力的先知，OK？」

「行得通嗎？」

「死馬當活馬醫，反正也不可能再糟了吧！」

纖雲嘆了口氣。

「妳的感情太細膩，也太過於多愁善感，一開始妳就不該選中文系，也許這正是後遺症吧！」

凌菱沒有接話。

是的，她就像寫詞的李清照，但，更像葬花的林黛玉……

如雪般白裏透紅的細緻肌膚，精緻而又清秀脫俗的五官，烏黑亮麗的披肩秀髮，高挑而又玲瓏有致的身材。的確是個不折不扣的美人。也難怪整所大學中的男學生全都趨之若鶩。

但凌菱對於男同學的獻殷勤和情書鮮花攻勢，一向都無動於衷，她彷彿在等候著某人。而人人都在臆測，那個人是誰？

凌菱也想知道，能夠讓她心動的人是誰？

凌菱抱著書本慢慢地走著，突然想起什麼似的朝圖書館快步走去。

她找到要找的那一本書，左瞧右看的找了個角落的位子坐了下來，專注的翻著書看，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，許久，凌菱嘆了口氣，閣上書。她找不到她想知道的有關資料。

圖書館內安靜得連根針掉在地上都聽得見。

一個大男孩腋下夾著書本來到凌菱身旁輕聲問：「我可以坐在這兒嗎？」

凌菱抬頭看了一下，放輕聲音回答：「請便，我正要離開。」她從不給人機會來搭訕。

她拿起書把椅子歸位後離開，想起和纖雲約好一起午餐的事，恐怕纖雲已等得不耐煩了。

纖雲靠著牆，斜睨著快步跑來的凌菱，沒說一句話。

「抱歉，我看書看得太入迷，以至於忘了時間。」

「算了，走吧！我快餓扁了。」



凌菱的頰上浮出兩朵紅暈，想必是剛才奔跑所致。

纖雲咬了口三明治，慢慢地細嚼著。

餐廳裏人聲頂沸鬧烘烘地，恐怕不下於菜市場，她必須提高音量，才能讓對座的凌菱聽見她所說的話。

「我的生日快到了。」

「我知道。」

「妳一定得參加我的 Party，要是藉故不到，我鐵定跟妳翻臉。」纖雲一本正經的提出邀請，卻摻雜著十足的霸氣。

「不能不去嗎？」

「當然。」